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美〕常文著
姝译



ONLY HOPE

唯一的希望

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美〕冯常文著
妹译

ONLY HOPE
唯——的希望

在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成年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美)
冯文著;常姝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9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ISBN 978 - 7 - 214 - 22296 - 1

I. ①唯… II. ①冯… ②常… III. ①独生子女—研
究—中国 IV. ①D6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4979 号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by Vanessa L. Fong,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4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1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8-272号

书 名 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

著 者 [美] 冯 文
译 者 常 姝
责 任 编 辑 卞清波 陆 扬
特 约 编 辑 孔繁尘
装 帧 设 计 陈 婕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插页 4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214 - 22296 - 1
定 价 4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 编 刘 东

项目总监 王保顶

项目执行 卞清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 support 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鄙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目 录

致谢	1
导论	1
第一章 “接下来的几个月决定你的未来”:八个青少年的故事	35
第二章 身负厚望:作为现代化开路先锋的独生子女	73
第三章 “小皇帝”头都大了:分层体系中的压力、规训、竞争	93
第四章 “现在你打我,你老了以后我打你”: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爱、孝、家长投资	133
第五章 “惯坏了”: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青年	164
结语 开拓通往第一世界的道路	191
附录 本书引用或提及的人物简历	197
参考文献	206
译后记	237

导 论

“有人说独生子女都被惯坏了，你们同意这种说法吗？”1999年，我向一所普通高中的一个高三班级的学生发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出生的，48个人里只有3人不是独生子女。^①

一个名叫田馨的活泼友好的女孩说：“对，独生子女都被惯坏了。独生子女的父母自己什么都舍不得吃，都让孩子吃，所以孩子们越来越胖了！”

“对！”一个叫罗军的很有幽默感的男生喊道。他指着坐在他身旁的一名叫沈娜的微胖的女生说：“比如，这位同学就是独生子女，她父母让她吃得太多了，所以她现在才这么胖！”女生拿课本砸他脑袋，他躲开了。全班大笑。

心直口快的姑娘孙佩发言了：“我不觉得！我们面临的压力是要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等父母老了能养他们。我们要想靠自己养好父母必须多挣钱！所以爸妈总是唠叨我们要更用功学习。我们不够用功总挨骂，怎么能说被惯坏了？”

李月是个开朗乐观活力充沛的女孩，她说：“我爸妈觉得我娇生惯

^① 我使用“独生子女”一词，因为它比“仅有的孩子”或“没有兄弟姐妹的人”这类词汇更简洁和语法优雅。

Borbon—Wu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我的友善帮助和建议。Lawrence Alan Babb、Amrita Basu、Deborah Gewertz、Miriam “Mitzi” Goheen、Hua R. Lan、Jerry Dennerline、Jan Dizard、Shen Tong 是我在爱默思学院(Amherst College)读本科时的老师,他们一直在指导我更加敏锐地思考有关中国、社会理论以及生活的问题。我的写作小组同伴 Erica James、Manduhai Buyandelgeriyn、Sonja Plesset 等人则给本书的历次草稿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我们的谈话和饭局是我研究生生活中的亮点。Andrew Shryock、Don Nonini、Graeme Lang、Jesook Song、Joan Kleinman、Maris Gillette、Nicole Constable、Shu—Min Huang、Ichiro Numizaki、Rubie Watson、Suhong Chae、Susan Greenhalgh、Ted Bestor、Tianshu Pan、Twila Tardif 针对本书的不同部分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我在美国人类学年会、哈佛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俄勒冈大学尤金分校曾经讲过本书的部分章节,感谢听取我发言的教师、学生、博士后和其他人的提问与评议。我感谢 Amal Fadlalla、Ann McDonald、Amy Young、Belinda Lew、Bernie Perley、Brian Palmer、Calvin Lew、David Kim、David Taylor、Dusty Hoang、Doug Campbell、Elizabeth Karpinski、Fred Errington、Fuji Lozada、Hector Davila、Kevin Carr、Kristin Kane、Jana Amoroso、Jennifer Thompson、Jennifer Yan、Julia Huang、Linh Du、Lisa Gourd、Lucia Volk、Lois Mono、Malka Matveev、Maria Solorio、Mark Bryce、Michael Ru、Matt Crosby、Nicole Newendorp、Nor Chiao、Pilar Montalvo、Priscilla Song、Rachel Murphy、Richard Bryce、Richard Vega、Roberta Bryce、Sean Dang、Sandy Chang、Saroja Dorairajoo、Sisa DeJesus、Steve Slagle、Sue Hilditch、Tiantian Zheng、Tom Bryce、Wen—Ching Sung、Yoel Matveev、Yuechun Song、Zongze Hu、Zeke Taylor 等朋友给过我的欢乐时光与深情厚谊。最后,我感谢父母与亲人。完成这项研究之后,我对他们的理解与感激增添了许多。

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我于 1997—2002 年间在中国东北部重要的海滨城市大连做了研究,考察几近普遍的独生子女身份对于青少年的主体性、体验、渴盼有何影响。^① 我发现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独生子女身份本身,而在于他们是在过往世世代代以大家庭为惯例的社会中出现的新一代独生子女。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创造一代颇有雄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儿童,把国家带入第一世界的领先位置。这一策略虽有成效,但代价不菲。父母通过高额的投资力争让独生子女们享受到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与教育机会,但独生子女的抱负雄心却常常与第三世界中的父母和社会的局限性发生冲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孩子们成长为第一世界之人的速度过快,远超过其家庭和社会跟进的速度。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来自父母的压力、在教育体系和就业市场中激烈竞争的压力,还常被指责因有不现实的高期待而被过分宠溺。这种情况在很多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的年轻人中是普遍存在的,但由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急剧而普遍的生育转型,使这种现象在中国城市中表现得尤为强烈。我的中国独生子女研究突出展现了与生育转型相结合的现代化文化模型如何既是年轻人不现实的高期待(这常被认为是全球现代青年的普遍特性)的成因,又是后者的结果。

现代化不只是经济发展规划,也是一种被所有渴望攀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顶端的人们内化了的文化模型。当某一人群中的大部分人接纳了这一文化模型,对多子女予以较少人均投资的大家庭就会被对少量子女进行高额投资的小家庭取代。这一过程被人口学家称为“生育转型”^②,在所有

① 我于 1997 年 6 月至 8 月、1998 年 8 月至 2000 年 5 月、2002 年 6 月至 7 月在中国调研。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大连城区,虽然我也对北京、广州、香港、上海、沈阳、天津以及大连市郊的几个农村进行了简短的访问。自 2000 年以来,我还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 31 个大连城区家庭保持联系。

② Becker 1981;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 Caldwell 1982; Easterlin 1978; Easterlin and Crimmins 1985; Hirschman 1994。

养,因为我锦衣玉食地长大,可他们从小到大挺穷的,过着苦日子。但我没觉得自己娇贵。我的物质生活当然好过他们,但也要比他们上学的时候更得用功读书。哪怕是在我唯一的休息日星期天我还得整天跟着爸妈请的家教老师学习。我每天都得学!”

身着时尚名牌衣服而非校服的男孩徐旺说:“我们可能被惯坏了,但年龄更小的孩子更糟。我们是在80年代初出生的,小时候都穿不上名牌吃不上快餐,爸妈再想惯我们也还有个限度。可更小的孩子有更多办法花爸妈的钱,跟我们比更是被娇惯!”

“要是你们可以有一个兄弟姐妹,你们愿意要吗?”我问。

孙佩说:“我不愿意,我不想分享我的东西。”

卢杰说:“要有个姐姐挺好的,但要是弟弟就糟了,他一定更受偏爱,什么好吃的都占着不给我。”这个男孩有时不顾学校的禁令,爱在午饭时间打扑克。

余旭是个认真的女孩,她说:“最好父母们只有一个孩子,要是孩子太多,他们根本顾不上关心每个孩子。”

“很多子女家庭都只偏爱一个孩子,所以我挺高兴自己没兄弟姐妹。我家穷,养不了两个孩子。”用功的男孩周飞说道。

“我会喜欢有个哥哥,他可以教我生活的道理,给我帮助。”谭钢说。同学们常取笑他过于敏感。“遇到困难时,哥哥的鼓励会比父母的鼓励更有效果。”

“我喜欢哥哥,将来父母老了,他能帮我养父母。”冯永勤说。她通常考试成绩不好。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孩子们

本书是考察世界上首次由国家指令导致的生育转型之后果的民族志研究。在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下,197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城市青年中

生子女政策的第一代人，也是被城市生活的现代化力量主导的第一代人。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出生于 1950 年代的人所生长的大家庭和出生于 1980 年代的人所生长的小家庭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在我于 1999 年做过问卷调查的初高中学生里，94% 的人^①是独生子女，81% 的人^②的父亲和 82% 的人^③的母亲都有至少 3 个兄弟姐妹。

有关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研究大多关注其人口学后果。^④ 这些研究有力地描绘了中国由国家指令推动的生育转型的规模和范围，但对于该转型所产生的独生子女的生活却洞察甚少。有关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效果的研究探讨了父母对该政策的反应^⑤，比较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人格^⑥，详细描写了独生子女某些特定方面的童年消费模式^⑦。学界还缺乏有关中国独生子女步入成年时的主体性与体验的探讨。本书中，我将探讨独生子女在一个过去历代习惯大家庭模式的社会中成长是怎样的情形。

研究方法

中国大多数城市地区的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率都很高，所以理论上我可以在几乎任意一个中国城市展开研究。我选取大连的原因在于其方

^① 样本量为 2 167。

^② 样本量为 1 998。

^③ 样本量为 2 006。

^④ Arnold and Liu Zhaoxiang 1986; Banister 1987; Cooney and Li 1994; Croll, Davin 1986; Feeney and Wang 1993; Feeney and Yuan 1994; Goldstein and Wang 1996; Greenhalgh 1986, 1988, 1993, 1994a; Li Jiali 1995。

^⑤ Davin 1985; Davis-Friedmann 1985; Wasserstrom 1984; Anagnost 1988, 1995, 1997a, 1997b; Gates 1993; Greenhalgh 1990, 1993, 1994a; Greenhalgh, Nan, and Chuzhu 1994; White 1987b

^⑥ Bian 1987; 陈科文 1988; Falbo and Poston 1993; 风笑天 1992; Jiao, Ji, and Jing 1986; Meredith, Abbott, and Zheng Fu 1992; Falbo and Poston 1990; 上海幼儿教育研究组 1980, 1988; Tang Yuankai 2001; Tao and Chiu 1985; Tao et al. 1995; Tseng et al. 1988; Wan 1996; 王裕如 1999:325; Wu Naitao 1986; Yang et al. 1995。

^⑦ Chee 2000; Davis and Sensenbrenner 2000; Gillette 2000b; Jing 2000b; Lozada 2000。

第一世界社会^①和许多渴望加入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社会^②之中都很普遍。但中国是唯一的通过严格实施生育配额而加速了生育转型的国家。中国并未等待现代化进程产生低生育率,而以低生育率作为加速现代化的手段。1970年,在人口控制政策实施之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③是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子女;1980年,即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两年之后,总和生育率锐减到2.3^④。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农村居民历来比城市居民生育率更高,现在农村地区也以2个及2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为主,农民以生男孩来应对农业劳动、防范犯罪活动、养老等方面的需求,这使得独生子女政策难于在农村执行。^⑤但在城市地区,大多数出生于1979年后的孩子们都是独生子女。^⑥许多大连市区独生子女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是农村移民。这些孩子的父母不仅是其家庭中受限于独

① 截至1998年,记录表明,在通常被公认为属于第一世界的一部分社会中生育率等于或是小于替代水平(即一个妇女生2.1个孩子)。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香港、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澳门、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新加坡、韩国、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9。

② 生育转型似乎是成为第一世界成员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第一世界所有社会生育率都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还有许多社会(如东欧和苏联)有着与其类似的低生育率,但不属于第一世界的一部分。

③ 在特定年份和人群中的总和生育率是对每个妇女育龄期间平均的生育子女人数的估计,假设该人群中的所有妇女在度过生育阶段时将体验当年限于特定年龄的生育率。

④ Coale and Chen 1987;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1998; Whyte and Gu 1987: 473。

⑤ Greenhalgh 1990, 1993, 1994a; Greenhalgh, Nan and Chuzhu 1994; White 1987b, 2000。

⑥ 根据1999年的中国人口抽样调查,当年15岁至49岁的妇女在其生育史上平均生育1.33个活产儿,平均有1.31个孩子长期存活(国家统计局 2000:109)。1986年(当年大连政府首次开始收集并随后公布人口统计数据),大连地区(包括大连市区附近的县和小城镇)82%的新生儿(样本量为68 057)的母亲之前未曾生育,另有18%的新生儿的母亲曾育有一个孩子(大连市史志办公室 1990:153)。1999年,大连地区86%的新生儿(样本量为38 287)的母亲之前未曾生育,13%的新生儿的母亲曾育有一个孩子(大连市史志办公室 2001:273)。在我的问卷调查对象中独生子女比例高于大连地区的独生子女比例,因为我进行调查的学校没有招收在政府出版物上被划入大连地区的县乡和小镇的学生。这些出版物没有按各区分列大连地区的出生人数,尽管其提供了有关每个地区由未曾生育过的母亲生出的新生儿的比例信息。沙河口、西岗、中山是大连市三个完全城市化的区域。1986年,沙河口、西岗和中山出生的99%的孩子由未曾生育的母亲所生(大连市史志办公室 1990:153-154)。1999年,沙河口出生的98%的孩子、西岗和中山出生的97%的孩子由之前未曾生育过的母亲所生(大连市史志办公室 2001:274)。

结构、社会经济背景、与父母的互动。每个问卷问题所获回答数不一，因为有些回答写得不清晰、难以辨认，也有 191 名学生因问卷印刷错误收到了内容不完整的问卷。因此我在基于这次调查的百分比计算时排除了缺失的数据。

根据我的调查结果，所有的回答者年龄介于 13—20 岁之间，94%^①为独生子女，5%^②有一个兄弟姐妹^③，98%^④是汉族（2000 年该族占中国人口的 92%^⑤和辽宁省人口的 84%^⑥），平均年龄为 16 岁^⑦。其母亲的平均年龄为 43 岁^⑧，父亲平均年龄 45 岁^⑨。每个学校回答者大约占到调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⑩ 初中和普通高中的性别比例均衡，职业中专的回答者中 71%^⑪是女性，因该校主要设置女学生居多的商科和旅游类专业。我的调查样本中总体女性占 58%^⑫。每当发现调查的答案因性别或学校而有重大差异时，我便将统计结果依照这两个类别进行分解。

我在大连最早认识的人是我上课的学校的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我也在商店、市场、商厦、公园、餐馆、公交车站、邮局、网吧、复印店等地

^① 样本量为 2 167。

^② 样本量为 2 167。

^③ 一些调查对象的父母育有一个以上孩子，原因为下列情况中的一种：在 1979 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生下了所有的子女；一次生育多胞胎；违反独生子女政策；有资格在政策外多生。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或少数民族，或者如果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残疾，那么这对夫妻就被允许有两个孩子。如果学生出生于农村地区，就有可能会有兄弟姐妹，因为农村的干部比大连城区干部强制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时间更晚、执行力度也更弱。

^④ 样本量为 2 171。

^⑤ 样本量为 1 265 830 000（国家统计局 2001:93,100）。

^⑥ 样本量为 42 380 000（国家统计局 2001:100）。

^⑦ 样本量为 2 253。

^⑧ 样本量为 2 125。

^⑨ 样本量为 2 128。

^⑩ 在 2 273 个问题回答者中，有 738 人（33%）来自初中，有 753 人（33%）来自职业中专，782 人（34%）来自普通高中。

^⑪ 样本量为 752。

^⑫ 样本量为 2 267。